

文獻通考卷之十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戶口考

戶口丁中賦役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

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湯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

小司徒之職掌遠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此者家宰職出使賦者人之數也乃會萬民之卒五而思之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力役之事者出老若以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

與追胥竭作追胥也田謂獵也追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

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為七尺國中稅賦而早免之以其所盡復多役少野早賦而晚免之以其復心役多

朱子語錄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

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凶起數五六家始出

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

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同禮惟稅匱則用之此役之

最輕者

山齋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

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

遠郊之地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

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內地非荼毒也園廛

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

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

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不抑不抑則必至於忘本

是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佚所係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

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者謂之夫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以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
載師承上文宅不毛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
文九職任民之役乃常法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
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未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
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也征
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
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注謂令
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
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
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
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
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
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而車輦之力政政讀為征人民則治城郭塗巷
溝渠牛馬車輦轉委積之屬凡
均力政以歲上下曲五年則公旬用三日馬中牟則公旬用二日馬無
牟則公旬用一日馬均均凶札則無力政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毀時難成乃料民于太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
終掌民數者無死也司商協民姓掌賜族受司徒協旅於師司寇協
一嘉刑之數知死牧協職其牧養牲牲合工協革相工之官更場協入場
之乘廩協出廩人掌九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國籍田蒐
辨簡知其數王治農于籍蒐于農隙釋獲
亦於籍獮於既烝狩于畢時烝秋時
畢冬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
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象少而大料數之
是示以寡少又隱惡政事不能
修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
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
自太子公侯以下至于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
三人

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
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
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
沒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
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人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
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右杜氏通典所考東遷以後漢初戶口數目大約如此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成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漢興循而未改
昔正卒謂給中郡官者漢興循而未改
漢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

按戶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
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籍賦至五十六而
除二十而傳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賦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亦
多民疾之今諸侯王通侯當以十月朝獻乃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
十三錢以給獻費

更賦如淳曰更有二品官更卒更有過更官者得免更錢有次
直者出錢額二月二錢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或處三日亦生
為更律另謂踐更也雖丞相子亦在役邊之謂不可人八日亦生
日出錢三官官以給或者是為過更中律說卒或更者居也
居更賦中三月乃更也後徒對作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日也食費
去白引為更卒二復為正一歲踐更一月休三十倍於古也漢
初因秦法而行後遂改

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披五算律人出一算
實人與奴婢倍算
律五算罪論之也

少時便武修... 男二十而一事民... 四十... 時天下民多... 三... 四... 十... 也

吳以銅益故百姓無賦卒歲更輒平賞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者也書著也籍給公家倍...

徐曰按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

一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五十

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則知漢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皇

帝更為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以巡縣無出今年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漢儀一民年七歲至十四歲

食天年其三歲武帝口賦以補中時...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更賦注見上

按算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算時所

賦也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甘露元年減民算三十一一算減錢三十也

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

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栢王成遂為增上流民自占

八萬餘口以家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

責可以容偽故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

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

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成帝建始元年減天下賦錢筭四十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它無所與同居謂同籍同財也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筭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上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其息二千乎當考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漢之戶口至元始二年最盛王莽篡位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者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宄作宄散也縣官衣食之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羗復是歲更賦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筭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筭三年二年詔曰今人之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殺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筭

元初元年除三輔過更口筭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傷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金城隴西地震災甚者勿收口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太山琅琊更筭

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

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

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

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右郡國志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記戶口及墾田大數列

于後以見滋減之差賦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

拊養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

畏哉嗣是累朝休養生息每每增羨固其理也但冲質二帝

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飢饉而永嘉戶

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錄之誤耶

相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右京都戶口極盛之數此係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如通典則

以為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

六千八百六十五戶少於漢書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於

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惟董卓之難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

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荒廢

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

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禪

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

魏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二萬二千八百八

十一 漢招列章武元年有言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蜀亡時戶二

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 吳赤烏三年戶

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

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劉昭補注後漢郡國志注曰魏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

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又

按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曰聽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

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十餘萬

汝南戶四十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祿復除

之民凶年飢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

之用斯亦勤矣

魏武帝初平表氏定鄴都制賦戶絹二匹綿二斤

詳見田賦門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二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二分之一夷人輸實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占曰數見男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已上為老小不事

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實因為名焉實之名舊矣其賦錢四一則起於李雄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絳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符堅滅燕慕容暉入鄴既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

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之後偽伐之盛也并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許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賈資販於道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一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稅米五石南燕主慕容備德優遷姓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請加隱覈從之得蔭戶五萬八千

宋武帝取南燕平廣固海北郡西滅姚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

有帝素節仁文帝勵精臨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國富兵強更務遠畧師徒覆敗江左虛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更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

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迫便自逃匿戶口歲減寔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漢以前曰賦負為田賦戶口之賦自為戶口之賦魏晉以來似始混而賦之所以晉孝武時除度走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當攷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

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皆捕耳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率必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一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南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

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帝從之

齊氏六主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若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往往所在並是復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

梁武之亦稱為治後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纔及三年便至覆滅境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

陳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累其明徹全軍隻輪不返統卒殲焉至後主亡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

按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云倍而餘是其盛時則亦有至五百餘萬矣

道武帝詔採諸漏戶合輸給綿自後諸逃之占為細鹽羅殺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按人戶之以輸財別為戶計不隸郡縣其事始此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

詳見田賦門

爾朱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文簿散棄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暴虐及武城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弒崩武帝誅權臣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五六年內蕩蕪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周制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者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豔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者凶

札亦無力征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為丁高頰奏人間課稅雖有分年恒徵納除注常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共為一團依樣定為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

通典論曰隋受周禪至大業一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蓋承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廢姦偽尤滋高頰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由此

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

魯桑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併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物之數終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資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致萬之眾豈可少哉

文帝恭儉治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

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隨之運盛也

時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十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五

十萬及王煬二千六十七年事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二

六十三

煬帝承其全盛遂恣荒淫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河及淮

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女充
役而死者太半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以至於亡

大業五年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
奏令貌閱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一役是時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
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曰前代無賢才致此闕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

蘊由是漸見親委

唐制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為九等

凡丁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

役俱免其詳隱避以名課役者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用

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寒外來歸及突厥前

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子一百二十餘萬口侯君集破高昌得

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二十一馬千三百匹

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戶三百八十萬

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尚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

自李密王竇為倡而山東盡為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眾十數

萬而加多者垂五十餘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

年間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

年示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休息住養至高宗永徽三年天

下樂業直生將一世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然則略

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維離亂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孤獨

后無閔睢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總章元年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

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制京西證聖元年平閣舍人李喬上表曰
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此可知者在於各有管
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之於苟
免歲時偷避德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三役不供簿籍不特
或出、閔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關於恒賦亦自誘動愚
俗堪爲禍患不可不深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即轉入他境
還行自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禁而相看爲例莫適遵承縱
欲亂其懋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庸可益科前既依違後仍積
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獲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縱更搜檢而
委之州縣則還襲舊蹤卒於無益臣以爲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
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至制限以一之然後
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爲保逆相覺察前後乖
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糾一人陪事加賞明爲科目

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父離桑梓糧儲空闕田野荒廢
即當眼於乏少助其修營雖有缺賦懸徭皆軍離鎮亦皆捨而不
問寬而勿徵其應還家而貧乏不能致者乃給程糧使達本貫所
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
所在矧名即編爲戶夫願小利者大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
議者或不達於變通以爲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閔輔之人貫不可
改而越閔繼踵昔府相尋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就令逃亡
者多不能總計劃隸猶常計其戶等量爲節文殷富者令還貧弱
者令檢責已定計料已明戶無失編人無發業然後按前躡申
舊章嚴爲防禁與人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
到百日爲限限滿不堪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所遺人
無所匿矣

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三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歲通天元年勅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繼別籍者所折之戶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其應入役者共計本戶丁中用為等級不得以折生蠲免

玄宗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八年文融請括籍外逃戶羨田從之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戶內有課口者為課戶無課口者為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戶無大者為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者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繼處有年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山口為戶及首附口為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以詔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

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覓形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覓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覓定以附于實元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載亦有團覓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八中丁成丁五十者任追團覓

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道與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一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八十四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二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極盛也

三年更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又制如聞百姓或有戶高丁多為規避父母見在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勸會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兩丁征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其戶以散風教如更犯者以法科罪

通典曰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
漢室而人心之流比於隋氏其有司不以經國取遠為意法今不
行所在隱漏之甚也通典
致堂胡氏曰世有博古者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
矣一代之上無經據者兩世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
繼之天寶黜陟甚理復虧豈人力所能過哉是以數言亦然
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之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
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豈堯舜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
王身致刑措康王世王昭王嗣守丕華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
後世中國無事之世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
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虐及兵革殺戮之
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
矣明皇享國雖久人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

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
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肅宗至德元年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

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勅逃亡戶不得輒徵親近及隣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勅應有
逃戶田宅並須官為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從卻
還所田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

一百三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

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不

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

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

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

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迹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觀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大半尤為可笑然則是豈足憑乎

詳見田如門

代宗廣德二年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并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二年勅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他人物業者便准式擬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今主到不在却還限任別給授

大曆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絡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戶百八十餘萬各戶百三十餘萬

通典論曰昔賢云倉廩足則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着而人貧重斂則

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

子曰以正戶籍調之養羸者大賈蓄也正數之戶既避其賦則至浮浪

以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自收其利也

三王以前

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

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姚迭兵甲土人無定本傷理

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

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

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

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

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

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下

不用唯十八載有序八百九十萬矣

道平陳後又加其時承西魏四百八十餘萬

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

人不堪命多依亭室禁網唯素姦偽尤滋高類流冗之病建輸

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賦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

為編吐奉公上蒙輕減之征論曰公免之惠後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於上素是惠不下通威行其公悉庶懷惠要無所容隋氏資諸途於天下俗康阜類之

力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

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各籍

所少三百餘萬貞觀以後加五百之十萬其時天下戶都有八

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經七十餘載有戶千二百二十餘

萬唐百三十餘年中雖時起兵戎都不至減耗而浮浪日衆

不收若比量漢時實合有加數約計直以選賢投任多在藝文才

與職垂法因事獎隲循名書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

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迂闊職事交於羣胥貨賄行

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武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賴分命

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諸道加出百八十萬遂令賦有常

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吐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

典極獎之良圖舊制百姓出王公以

經費不充於是徵歛多名日無常數貪吏橫恣因緣為奸法令莫

得檢制烝庶不知告訢其丁校猾者即多規避或假名入任或

亦為僧或占募軍伍或依信亮族兼諸色役莫祥蠲除鈔劣者

避徵輸同竭日甚建中令並入兩稅常額既立加益莫由浮浪

悉收規而使臣制置各殊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淳興舊

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

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

用莫過於欺矣計渚近薄賦所敢可有二有五十餘萬戶按歷代

處食盤別知凡在之數者晉隋舊典制置可得五百萬古之為

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從化

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

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

史官李言甫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

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

百五十四其鳳翔郵坊鄠鎮翼范陽滄景惟

口數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一四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

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四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

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

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指徵科妄歛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

張虛數或分產以係戶兼招引浮客用為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

加徒使人心易搖土著者亦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請實

衡州刺史呂溫奏常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

幼單獨不支濟外堪差科戶今二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團定戶稅

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百七臣昨尋舊案詢問

里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

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團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並不曾科徵

所由已私自歛率與其濬資於姦吏豈若均助於疲人臣請作此

方圓以救彫瘵庶得下免徧苦上不缺供勅上宜付所司

庫部具外郎李渤上言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

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歛之臣剥下媚上惟

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初

致堂胡氏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勅今方鎮有戶百四十

四萬是才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

用并縛聚獄受諸道百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穆宗長慶時戶二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

敬宗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唐食貨志天寶戶數通以二戶養一兵長慶以後率三戶養一兵

詳見國用門

武宗會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欲

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為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

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統減剋料錢祇

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系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

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

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詣實檢會桑田屋申等

仍勒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檢所得與納戶內征稅有

餘即官為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即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

理自今已後二年不歸還者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

任為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

者並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剋正負官吏

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乘作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

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曩時東西便

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及願歸復

多已湯盡因致荒廢遂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

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

產人且為田事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為主逃

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

不得輒有毀除斫伐如有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

不檢校之罪

會昌五年天下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周廣順三年勅天下縣邑素有等差年代既深增損不一其中有戶口雖衆地望則卑地望雖高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衡宜立成規庶協公共應天下州府及縣除赤縣畿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以上為望縣二千戶以上為緊縣一千戶以上為上縣五百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宜令所司據今年天下縣戶口數定望緊上中下次等奏聞戶部據今年諸州府所管縣戶數目合定為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縣九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戶口考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戶九萬七

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

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開寶九年天下主客

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如前行所載開寶八年平江南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通算只計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

文獻通考卷之七十一
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為望次為緊為上為中為中下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女口不預

開寶四年詔曰朕臨御以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別無差徭只以春初修河蓋是與民防患而聞豪要之家多有欺罔併羨貧闕豈得均平特開首舉之門明示賞罰之典應河南大名府宋亳宿領青徐兗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濰濱棣滄德具真澶滑懷孟磁相邢洛鎮博瀛莫深楊秦楚泗州高郵鄆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之失故戶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當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實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為澤及下民但敷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偽國舊制歲輸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婺秀二州猶輸丁錢轉運司以為言乃除之其後龐籍請罷漳白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潭永桂昭監丁米以累下數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軍亦第以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

教民耕耒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施之
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後增取時正亦南指或輸丁錢亦命轉運
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
九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割居入戶開墾荒田者許依格式申
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舊制縣之文能招增戶口縣即申等乃
加其俸緡至有析客戶者雖登千籍而賦稅無所增入故條約之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
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二十八

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
百三十三萬六十四

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八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

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二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
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廣承偽政舊輸丁米太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四年詔屯
田負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

元豐二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

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米田
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筭以

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
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

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月給錢減

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縑

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大中祥符間盡蠲之獨丁米未除今觀
誼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難革而易復可畏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
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正中
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京一十八

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為不同又有各路細數今具錄于后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戶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

四主一千一十萬九千五百四十二內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二
戶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觀山涇

山團僑典佃喬佃船居黎戶不
分主客女口今並附入主戶數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

內一萬五百二十二戶元供交界浮居
散戶蕃部無名目戶今並附入客戶數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內六十八萬三千八百

山僑童行僧道蛋船
居黎戶今入主口數

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內一萬一百二十八口元
供浮居散戶今入客戶數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內二十九萬八千二百
七十五口不分主客

客五百五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八

東京開封府縣二十二 開封 祥符 陳留 雍丘 襄邑

咸平 太康 扶溝 尉氏 隰陵 中牟 管城 新鄭

陽武 酸棗 長垣 封丘 白馬 韋城 昨城 東明

考城 戶主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二十四

口主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萬五千一百八十

丁主二十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東路州一十五 兗 徐 曹 青 鄆 密 齊 濟 沂

登萊單濮濶淄縣七十八

戶主八十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客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萬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九十三

京西路州一十四許孟陳襄鄧隨金房汝

蔡郢均唐穎府一河南軍一信陽縣七十九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一十六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一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定灑相息邢滄懷衛博

磁洺棣深瀛雄霸祁冀趙德濱莫

保府二大名真定軍十一永靜乾寧信安

廣信安肅保定順安保順德清永寧北平

縣一百四

戶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四千五百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七

陝府西路州二十六陝同華耀邠涇秦鄜延

解隴成鳳虢坊丹階商寧原慶渭

環熙岷河府三京兆鳳翔河中軍六慶成

鎮戎保安康定通遠德順縣一百一十八

戶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五十一

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八

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一

河東路州十四潞晉麟府代絳隰忻汾澤

憲嵐石豐府一太原軍七威勝寧化平定

岢嵐火山 保德 吉鄉 監一大通 縣七十三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淮南路州一十八 楊壽 廬宿濠 和 斬海楚

舒泰 泗毫光 滁黃其通 軍一無為

縣六十九

戶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萬七千三百二

十六

兩浙路州一十四 抗越 蘇 潤湖婺 明 常 衢 温

台 秀 睦 處 縣七十九

戶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二

口主二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萬八千二百二十七

江南東路州七 宣歙 江池 饒信 太平 府一江寧

軍二 廣德 南康 縣四十八

戶主九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萬一千四百九十九

口主一百六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萬六千二百二十七

江南西路州六 洪 虔 吉 袁 撫 筠 軍四 興國

建昌 臨江 南安 縣四十七

戶主八十七萬一十七百二十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三

口主二百一萬六百四十六客一百六萬五千二百一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萬七千九百九十八

荆湖南路州七 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監一桂陽

縣三十三

戶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百五
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
荆湖北路州九 鄂安 岳 鼎 温 峽 歸 辰 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戶主二十五萬五百九十 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 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福建路州六 福 建 泉 南 劍 漳 汀 軍二 邵武

興化 縣四十五

戶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百三
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 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 眉 綿 漢 彭 蜀 嘉 邛 簡 黎

雅 茂 威 府一 成都 軍二 永康 監一 陵 井

縣五十八

戶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 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 客八十六萬四千五百二

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 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 遂 果 資 普 合 榮 渠 昌

戎 瀘 軍二 懷 安 康 女 監一 富 順 縣四十九

戶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一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二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州九 利 閬 洋 玄 劍 興 巴 達 龍

庶一 興元 縣三十九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州九 雙 忠 萬 施 開 達 涪 渝 黔

軍三 雲安 梁山 南平 監一 大寧 縣三十一

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州一十四 廣 韶 循 潮 連 南雄 英 賀

封端 新 康 惠 南風 縣四十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

丁主七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州二十四 桂 容 邑 象 昭 招 藤 鬱 潯

貴 柳 宜 賓 橫 鞠 高 雷 白 欽 鬱 林

廉 瓊 順 軍三 萬安 昌化 朱崖 縣六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口四

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十九萬七千七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

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一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陸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
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 侍元數計戶二千金一萬九千五十
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 假何志同言本所取會是下戶口數

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

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 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

十七而口纔二萬四千七百 一十六通二州之數至三戶四口則

戶版刻隱不併校而知之乞 品有司平嚴法令其在覆書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闕中 言九城志在元鼎間主客戶共一千

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 十萬 乙詔諸路應奏戶口歲終再

令提刑提舉司參攷同保從之

六年戶部言淮南轉運司申 以和格知通令佐任內增漏戶一

千至二千戶常格一縣戶口多者止及三萬脫漏難及千戶少得

應賞之人絲此不盡心推括者詳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陞半

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戶減二年一

萬二千戶減三年知通隨所管縣通理比令佐加倍從之

按以史傳攷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

當時諸人所言則板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覽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百二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

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據見存戶口實數批

上印曆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禮部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

水旱以至為兵為緇黃及去為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姦臣

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益絀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

生女者又多不舉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
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
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
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
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為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
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穎昌歲
大飢乃為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
全活甚眾乞下州縣鏤板諭民通知

又詔申嚴建劔汀邵四州不舉子之禁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
二十七萬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
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

十九 兩浙路戶二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百八

十八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

八千二百九十一

十一 淮南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

十二 淮南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百一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七

荆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六

荆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戶

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萬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戶六千一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千三

利州路戶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戶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戶口南渡前無各路數目故以中書備對所書元封各路數編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湖廣等路皆有之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求道

郴州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

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

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敷於田畝一分敷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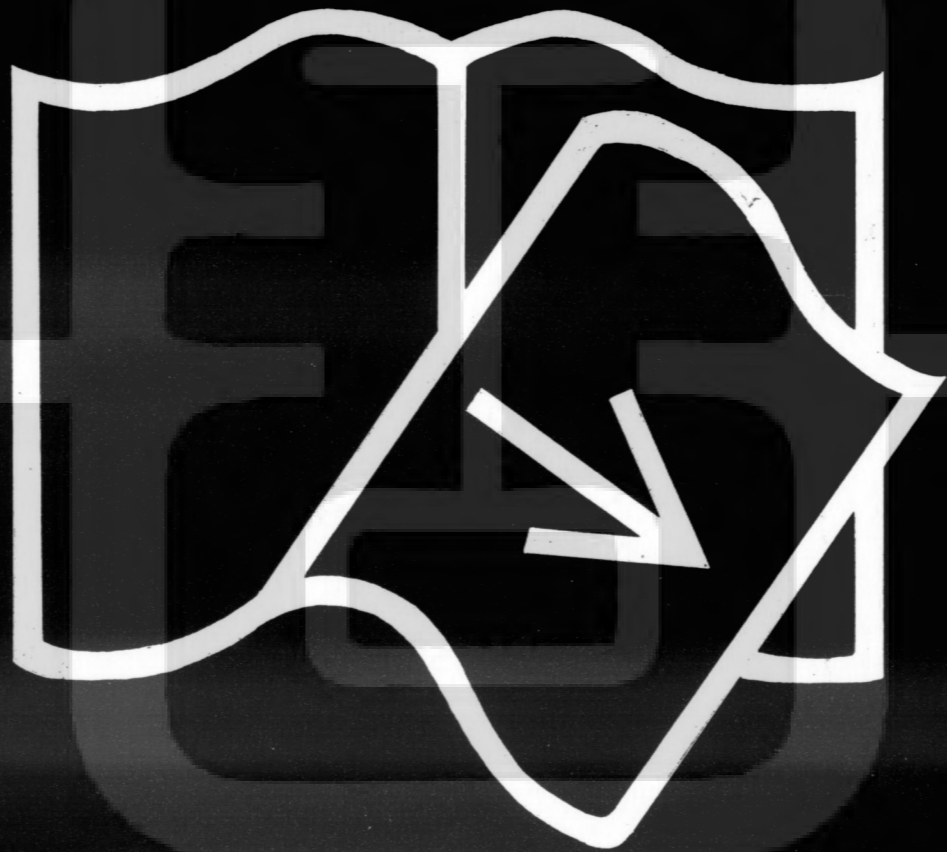
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敷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

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迪又請兩路

丁錢隨田稅帶納八月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遂

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庚子然上供椿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

邦弼為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李氏有國日所制也蓋



缺 P12

泰州及靜海軍州通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
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
為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
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蚕鹽者此也兩浙身丁錢者始未行
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蚕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
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
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
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賤未有陪費其後物
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
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一月於是歲為絹二十
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為言嘗得解
人免丁錢三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絹錢綿一年以
內府錢帛償戶部八月乾道元年

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
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
衆也然今湖中戶口率以十戶為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
為二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爾
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持田
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闔走弄于其間也自
井田什二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若二段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丁錢本未及廢
代戶口詳畧之舉其考訂精核故書之

水心葉氏曰為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
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
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
顧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

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執海絕微俾執島居之美而用之諸葛亮
行師號為秉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
也為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
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
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
而為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為浮屠老子及為役而未受度
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茂生齒繁夥幾及全
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
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反有
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
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為
民不當生於土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得其
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

民率以比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為意此不知其本之
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
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
業其鷲錢不下者且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
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不豐在樂歲市無貴粟而民
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後自通於官者不
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番熾
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
夫美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
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
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心以居其半而米粟穀帛之直
三倍於舊雜陳築始樵薪之價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
其便利上腴事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

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三萬而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得何以執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昔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取數指取博窳以為大公使其俗貪淫詐虐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才而無用之乎意此不可不慮也愚夫之末年則建其空不惟民之窮實地若元滿而材智勇力之上林然出於其中孫紹資之以乎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抵起今皆為一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良繆為東西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表此豈智者之病乎凡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乎野而居處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茲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蒸豈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擷決遺利地之生育有

限民之鈔籍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以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荆楚去狹而就廣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從而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奴婢備償 品官占戶

周官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

移執事

臣妾男女貧賤之無轉徙執事若令備償也

酒人奚三百人姑者從坐男入縣官誦其

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井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

偏請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而而不晏者也 晁錯勸
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乃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勑在官者
吳楚七國天時其言言言
子沒入官者其言言言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邈亦數百人 董仲舒說上
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寒兼井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
威不得專殺
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揚可告緝徧天下告民匪緝
錢不美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部治郡國
緝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

禽獸及與諸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
分掌眾事從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
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今按豪家奴婢細民為飢寒所驅而賣者也官奴婢有罪而
沒者也民以飢寒至於棄良為賤上之人不能有以賑救之
乃服劾豪家兼并者之所為設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復役
是令飢寒之民無辜而與罪隸等也況在官者十餘萬人而
復稅良民以養之則亦何益於事哉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
飭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正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
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

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屬不得買賣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報論如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七年吏人遭飢亂反為青徐賊所略為奴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所炙灼者為廢良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

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

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

詳見職門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

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僕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反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按此即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歲賦二百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漢人有田者官別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四十戶非漢列侯動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詳見田賦

孝文帝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士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詳見田賦

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為庶人 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容齋洪氏隨登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
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
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
春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
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
執爨雖時負火待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渣皮肉即脫
落不日輒死惟言古有手藝如醫人綉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
以敗席或蘆籍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
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綉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
農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一免為審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
令老京師配嶺南為城奴也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一免皆明恩三日之

顯慶二年勅放諸奴婢為良以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

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
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田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
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勅士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討擊契丹
大足元年勅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
五日內一切送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
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
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

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
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
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

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曆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元和四年勅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為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勅嶺南諸道不得輒以良口餉遺販易

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口為奴婢四年勅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準格免賤從良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門有寺已破廢全無僧眾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潭管內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旨依

大中九年禁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如有以男女傭賃與人賣分口食任於當年立土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昭宗大順二年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為隸

後唐同光二年敕應百姓婦女俘虜他處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勅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押賣良人

周顯德五年新定刑統誘良口勾引逃亡奴婢與貨賣所盜資裝者其該誘勾引之人伏請處死良口奴婢准律處分居傳三人重斷或分受贓物三三匹以上處死將良口於蕃界貨賣居傳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處死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鬻男女爲奴婢轉將備隸以輸其
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流
淳化二年詔陝西沿邊諸郡先歲飢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宜遣使
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
女爲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檢勘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詔川陝路理遺欠言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價以償
六年詔士庶家僮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二年詔自今畧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同罪
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
殺者徒二年又諸條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
愆犯決罰至死及過失殺者勿論目今人家傭賃當明設要契及五
年主因過毆汝至死者欲望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殺者減常
人一等如過失殺者勿論從之

國



